

周春貴南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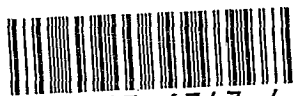
著 蘇 胡

行發店書華新



周春貴南下

新華書店



3 0613 6747 4

胡

蘇著

出版編號 0261

周春貴南下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著者

胡

857.7
218.4-7
3

——我想把這個故事跟『說評詞』似的說給區幹部同志們聽。

一 露 餡

一個人要是腦袋瓜子裏鬧事，落後思想跟進步思想打開了架，沒有比這個更難受的啦，而且怎麼也瞞不住人。俺們三區區公所秘書周春貴，在冀中頭一回大批幹部南下的工夫，就出了這樣一個事。提起來，那過程可真不簡單。

頭出發前三天，他家走了一趟。本來不打算把自己報名南下的事，告訴他家裏人們，怕引起麻煩，走不了丟人。可是，他心裏有事，到家吃了頓餃子就露了餡啦。

他這一趟家來跟往常不同。往常的工夫，那一回也是他娘問他：『孩子，吃點包餡吧？』弟兄二人他娘疼這個小兒子。這一回呢，是他一進門就主動地要求的，還特別讓包肉餡。

一家子大人小孩八九口人，吃起飯來挺熱鬧。春貴和兩個小姪女一個小姪兒在炕上，娘坐在烏黑大牆櫃旁邊炕凳上，大姪女挨着她奶奶，哥哥就在當院蹲着吃。妯娌倆一個燒着火，一個掌

杓下第二鍋。春貴吃了一碗又一碗，娘在她自己碗裏淨挑那肉餡的，給他吃，給小孫子吃。一會，他媳婦又給他端過一碗來，他一眼睜見她，燒火把個臉蛋燒得紅透透地更好看了，新做的藍士林布褂子，緊卡着身子，更顯着胸脯鼓鼓繃繃的，腰粗點了，肚子好像多少有點圓。她的小名叫做杏妮，今年剛交二十，沒有生養過的小媳婦，到底還有點腼腆，被他睜得不好意思，把碗一推，輕輕地笑着說：『吃飽吧，你們機關裏準吃不上這麼好餛子！』他呢，忽然使勁地『唉』了一聲，說出這麼一句背興話：『可不，我得吃飽它，往後再要想着吃餛子，怕不好說了！』這一說不要緊，娘和媳婦都奇怪起來啦！『孩子，你怎麼說這個話？莫非有什麼調動啊？』糟糕！說露了餚啦！媳婦睜着兩眼直瞪，娘對於『調動』又是這麼着急，越發不敢實說了，趕快拿話敷衍：『不，我說着玩哩，人們淨嚷嚷南下南下的，我尋思着我要是萬一也南下，怕以後吃不上餛子了。』『孩子，你有信南下呀？』『沒有，上級不準調我。』吱唔半天也說不圓切，幸虧娘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，自己心疼的孩子，說什麼也就信什麼。這頓飯就算吃完了。

可是，事兒呢，也就這麼着過去了嗎？不！這一下呀，六月裏發大水，衝開一道口子啦！

二 媳 婦

老人們實在，年幼人們心眼多，他媳婦的小心坎裏，可並沒有把這件事放過去。一到晚上，小兩口子到了自己屋裏，你一言我一句，就有的是話了。劉杏妮一會是個問案子的法官，一會又像個找奶吃的小娃娃，追問不成就一個勁的『泥抓』，反正死求百賴地非叫她男人說實話不可。你說周春貴他抗得過這一關？乖乖的全說了！什麼『我本來也有點含糊：南邊——誰知道有多麼老遠咳？黃河無風三尺浪，鐵路又不通，這一去還怎麼能家來？三年五載見不着娘兒不著你；這事……懸！……可是，你沒見縣裏大會場上，七八十個人，眼開了鍋也似的，全爭着要去，全報上名了。你說我也是個幹部，我爲什麼不如人呢？再一說，在了黨就得服從黨的調動，何況幫助南方的勞苦羣衆翻身，人人都知道是件光榮事，人家能去我就不能去？這才下了最後的決心。』男人把實話一說，你猜怎麼着？剛才還歡蹦亂跳的一個小媳婦，這階一言也不發了。男的問：『你不願意嗎？』女的沒回答。男的又說：『我本來就不打算說給你們，知道你們得拉尾巴！』這一說，女的可不幹了：『誰拉你尾巴？俺才不是那號子人哩！』男的忙接上說：『要不說哩，

我尋思你不是那麼落後的人。」「得啦，你甭奉承俺！俺也知道，幹上了工作，工作靠前，家就得靠後一點，人人都捨不得家，就甭打老蔣了。俺也動員過別人，不見得比你們含糊！」男的一聽這話，心眼裏說不出來的喜歡，一喜歡可就又有點子捨不得。半天，強攆着說出來這麼一句：「俺只請了三天假，過明兒就得走呀！」女的又不言聲了，兩眼直盯着大紅迎門櫃上的黑油燈，右手把個撥燈棍撥拉來撥拉去，火苗一忽壯了，一忽又弱了。男的不敢再拿話碰她，輕輕地湊近去，臉貼着臉小聲地問：「你尋思什麼呢？」女的攏着嘴才回答：「趕明兒你跟咱娘也說說吧？」「可不能讓咱娘知道，她準不着我走，你可千萬別說給她！」「她那麼模範不準攔你。」女的說着說着，忽然乾噎起來，哇的一聲，把後晌吃的餃子吐了一地。慌得男的一個勁的問：「怎麼啦？」她推開男人，抹抹嘴，到外間屋灶火堂裏抓了兩把灰，蓋上那吐出來的東西。兩口子都上了炕，她這才羞羞答答地說：「俺有了。」喜歡得男的忙問：「是啊？有幾個月了？」「俺也說不清，俺娘說反正是有了。」

這一來，周春貴這一宿就沒睡好覺，左思右想想，二十五歲的年輕小伙子居然要當爹了！天頭明，他才睡着覺，直睡到太陽照在窗戶檯上才起來。正在炕上穿着衣裳呢，娘在窗戶外邊生開大氣了：

『小春！娘算是白養活你了！』

三娘

別看他娘上了年紀（那年正六十一歲），可是爲人處事還是那麼痛痛快快豁豁亮亮；她待人那個熱勁真是一百一，願意人家待她也那麼個；挺愛惜面子，不肯吃虧讓人，有什麼不如意，就得高葫蘆大嗓子地喊叫。她生氣生的是：『這孩子真不懂事，你要上「南蠻子」那裏去，三年五載不準能見上面嘍，這麼大的事，都不說給娘知道！』

東邊只隔着一道筆籬笆，南邊只擋着一堵不高的土院牆，東鄰家西舍家聽到嚷嚷都出來了。娘立在當院正蹣脚呢，一見籬笆縫裏漏着不少人臉，南鄰家開小差的振江他媳婦也爬在牆頭上人羣裏瞧熱鬧呢，更下不來台了：『你們說，有這樣的小子不？我算是白養活他了！小春，你把你娘看成個什麼哩？俺多階也沒落過後，你把實話跟俺說嘍，敢清俺還攔你不成？』

說起來，周春貴的娘倒是不落後，直到這階，村裏的孩子們還淨唱那個歌子哩：

周大娘，真是沾，

擁軍工作當模範，

『五一』大掃蕩，

掩護傷病員。

她家有個大『堡壘』，

好比一座小醫院。……

周大娘生着氣，轉過身來，又朝着牆頭那邊說：『振江他嫂子，你們聽聽，上級調他南下——到老麼遠的地處去呢——這是光榮的事，打老蔣，鬧翻身，南邊的羣衆們也得翻身哪，我還能說不着他去呀？可，他光說給他媳婦，不說給俺這老婆！』人們這才聽出是怎麼一回事來，都回頭先瞥了振江媳婦一眼，振江媳婦哼了一聲，出溜下去了。別的人們才七嘴八舌地說開了話：『誰不知道你孀子是個進步人……』『年幼人們，他怕你不讓他走嘛』，『他準是怕你心裏不好受』，……周大娘還想再表白幾句，周春貴忙站的門口，搶着說：『三奶奶你說的對，我是怕一說出來，她老人家心裏不好受。』

行啦，話說明了，娘的氣也順了，鄰舍們樂樂和和地又湊了幾句熱鬧，問問多踏走？有多遠？『鳥往亮處飛，人往高處走，到了大地方，別忘了咱小鄉村。』說完慢慢地都回去了。娘呢，

只要求他在家多待幾天，他說了說只三天的假期，娘嘆了一口氣：「上級也真是，什麼工作都是這麼緊！」說完，她立時取出一個『紫花』布來，叫大媳婦找隔壁三奶奶家姪兒媳婦幫着，做上一身新褲褂；叫二媳婦把已經做起來的鞋幫鞋底，趕快上上，再幫着她縫一雙挾襪子，她看不見細針，大孫女也可以幫着點。『佈置』完了這一套『工作』，她又說：『家裏還有不少麥子，弄點給你折變幾個錢去，帶着走，道上好花。』也不聽兒子儘自說要不要，她早一側楞一側楞地走出門外去了。

娘才出去，哥哥家來了。

四 哥哥說：『革命到頭了！』

他哥哥澆園去回來，後邊跟着他頭大的十六歲的閨女，爹扛着轆轤，閨女攆着鐵鍬提着油罐，一進院，擱下傢具，父兒倆先喝了半瓢子凉水。

哥的脾氣隨爹不隨娘，喝了水，坐在當屋小杌凳上，沉着個臉，好像誰該他二百吊錢似的，嘴裏叨着煙袋，一言不發。他比春貴大二十歲，春貴恐怕他哥，一見這副模樣，心裏更覺着怯。

志忑忑地跟他哥說：「哥，我要南調呀！」「知道啦！」「哥，你怎麼知道這麼快？」「敢情人都是死的？廟台上人們早喫歎了！」葱辣鼻子，蒜辣心，哥的話太衝人！「哥，你有麼意見？」「我有麼意見？哼！」「哥，爲了革命……」「革命？人家不革不怎麼的，咱不革就不行？著我說你不用去！」從來不愛說話的老莊稼人，今個不知是哪來的一股子勁，說了一套又一套，破模上的虱子——抖擻不完啦！他有他自個的「理論」和「根據」：什麼「有人做活的就過好日子，沒人的翻了身也是白翻——東頭王大拴家，兩個小子一個壯年的爹，明說分家暗不分，那一回人們參軍他們都不參，父兒三個）掖着把鐵豬刀子出門轉遊開了，縣過了鑽軍又家來種地，人家那日子就越過越火爆。南鄰家趙振江，開了小差在家裏呆着，騎着車子跑買賣，人家也是香油白麵不斷頓！」哥說着說着嘆了一口氣：「你看着咱們家裏，自打你當上村裏區裏的工作，前前後後這五六年的工夫，你就沒什麼撻過鋤把，地裏長了草你也不管，這賠我身子股又不如早先結實，澆了這一早起園子，使的我呼吃呼吃的！」

「哥，咱們這日子是怎麼好轉過來的？咱們得對得起革命！」

哥不言語了。兄弟說的這話倒是不假，想起事變前，那是什麼「人」過的日子？參辦「大貨」（口袋）走口外，關外一打仗，賬都要不回來，使着錢舖的錢却不能不還，八畝噹呀噹的水車

井好園子，押的債主了；日子越過越窄巴，又碰上年頭不濟，一千五畝黑土地，去（賣）了有一大半；一處房子也着地主董魁元趁火打劫弄了去了；爹一口氣還不過來，擱下一家子大人小孩死了一。幸虧八路軍解放了咱冀中，實行減租減息，利錢超過本的停利還本，又加上票子一毛，那八畝園子三間北房才回了老家；又沾了合理負擔統累稅的光，地主多納咱不多納，種着十二畝差差地，反奸清算確定了咱的所有權；共產黨『鼓兒』勞動人，年年種地有餘糧，這階兩間東屋也蓋上了，大驢子，也有了兩條腿。

『可是，』哥哥忽然仰起臉來，悶雷似的又迸出這一聲，『知恩報恩，幹革命咱不是沒掏過勁呀！五一掃蕩那麼殘酷環境，咱娘豁着命掩護傷病員；你這五六年工夫，風裏來雨裏去，不是沒服過那辛苦，咱們對得起上級了，咱們又不想再圖什麼，革命這算是革到頭了！』正說到這裏，大嫂扭着一挑子水進來了，她聽了個後尾，接上說：『不是說打敗鬼子好回家，這日本早就投降咧，老蔣也快完啦，怎麼還不著，人們家來過日子呢？』周春貴覺着她哥嫂說的話都不對路，想拿話給他們解釋，可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話。哥呢，又點着一鍋子煙，說話較比柔和了，敲開『慢長鍾』似的，慢吞吞又顯着有點得意地，帶着點引誘的口氣，做了個『結論』：『兄弟，心眼別那麼發死，咱不革命有人革，咱不享福白不享，你即便不幹工作，家來做活過日子，也比你在外邊

強得多，這階家裏什麼也有了，就只缺做活的人，有人就能過好日子！」大嫂在一邊又攔了幾下風：「你們也快添孩子了，往後小人們一多，咱們不能說老吃夥飯呀，分了家沒人做活，可得行啊？」周春貴正要說話，忽然門外鬧鬧哄哄地，他三姨攙着他娘進家來了，後邊跟着一羣鄉親們。娘身上沾着不少稀泥漿子，蓬着頭髮，臉上有點子破傷。

哥兒倆一見，吃了一驚。

五 娘的心

娘出門是給他上舅家借錢去的，可是走着走着，迷迷糊糊地走到他三姨家來了。一邁進老妹子家的門，她才跟睡醒了一覺似的，知道自己是糊塗了，腦袋瓜裏不知瞎想些什麼哩。老妹子問她：「怎麼這早晚倒有工夫來歇着？」她說：「小春要開遠了！」老妹子見她氣色不正，忙問：「姐，你怎麼哩？」「我老糊塗了，說給他上他舅家借點錢，丟了魂似的，走的你這兒來哩！」「你準是捨不得孩子的過！」老姐妹倆一見面，有麼說麼，她咬着老妹子耳朵說：「按說人不能忘本，這又是個光榮事，可是我真有點捨不得他走！」老妹子家是個紅色家庭，三個小子兩

個在解放軍裏，老二在家是本村的村副，她自己也是這村老婦救會主任，一個女共產黨員，聽了她老姐姐的話以後，連勸說帶鼓勁地說：『要說像咱們這樣的人們，可真該該起模範作用。姐，你說是不？』姐說：『俺也這麼尋思來着，咱這份日子是怎麼來的？要沒有共產黨，那能轉過這個勁來？再一說，上級也好，鄉親們也好，都看待咱是個人，要說個不去，對不起共產黨，也志覺着丟人！』老妹子接上說：『要不說哩，你就痛痛快快叫他去吧。你也不用再到別處去張羅錢，俺這裏有他爹才攞了糧食打算入牛股的錢，先着小春帶上走吧。』

周春貴的娘借了二十萬邊幣，走出老妹子家院來，心裏尋思着：『這孩子是一定得走！』恨不得三脚兩步馬上到家，多看上他幾眼也是好的。抄近走，過他三姨家房後身，豬圈旁邊，貼着牆，有條挺窄的小道，她老人家失魂落魄地，忽然腿肚子一軟，掉的豬圈裏了。他老妹子送出她來才說進院去，聽得『唉呀』一聲，知道出了事，趕快來瞧，老姐姐正在掙扎着起來，臉上擦破了一點皮，忙叫人把她拉的上邊，攙回家來。

娘的傷很輕，臉上留下一小塊青疙瘩。當地鄉親們，村幹部們，也有來瞧傷口的，也有來送行的。忙忙亂亂地到了第三天。頭吃晌午飯，媳婦把衣裳鞋襪給他打在一個小包袱裏，娘到他屋裏來，把錢給了他：『孩子！娘借了這二十萬，你全帶着它，往後你也花不着娘的錢了！』娘說話

的聲音有點哆嗦，媳婦聽了忙背過臉去，拿手捂着眼；娘呢，也不敢再看兒子，忙着走出屋去，擰開了鼻子；周春貴把錢往炕上一擡，兩手捂着腦袋，倒的枕頭上了。

六 一個黑人

無管怎麼樣，周春貴還是走了。

走了有三個多月了。晚上婆媳倆到的一塊，掐着手指頭才算呢。媳婦說：『準到了河南了』，婆婆說：『不哩，河南？走半年也不準到哩！』媳婦說：『要是能早早的把鐵道修通，家來就方便了』，婆婆說：『唉，說來說去得怨蔣介石這老鬼崽子！』婆媳倆說着說着話，已經半宿了，還不覺睡。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輕輕地敲門，側着耳朵細聽了一會，媳婦走出去了，婆婆也跟着。媳婦問：『誰？』門外回答那聲音，低低地好像做賊一般：『忙開吧，是我！』媳婦一聽這聲音，立時吃了一驚；婆婆呢，也往前闖了一步！那門才開了一道縫，黑影裏搶着就鑽進來一個黑人。是他，是他！『說起曹操，曹操就到』，心上的人，路上的人，說回來就回來了，現在就立在跟前，揉揉眼，真要不是做夢，這該着多麼歡喜呢！東屋裏驚醒了哥哥，哥問：『娘，誰來了？』

『是你兄弟回來了！』一隻手馬上把娘的嘴捂住了，這孩子，他怕人們知道他回來！

娘和媳婦都不是傻子，這一來誰還不明白？心裏話：唉，原來你是開小差回來的！

周春貴，先進了娘的屋，一進去就倒的被子上了。娘也跟着進了屋。這娘兒倆可倒好，誰也沒跟誰說話。媳婦上好了大門，沒有立時跟進來，在院裏直呆了半天，心裏覺着得了點子什麼，又丟了點子什麼；說喜歡吧多少有點喜歡，說難受吧實在忒不好受，趕天明了可怎麼辦？

哥哥披上件大襖也起來了。

一家子在娘屋裏悶坐了半天。哥說：『家來了正好，做活吃飯，比搞工作不强？』娘說：『這可怎麼對得住人呢？』媳婦呢，尋思着：『區裏縣裏總還得來找你，俺們婦女小組也得檢討俺，反正咱是不光榮了！』她心裏這麼盤算，嘴上却說：『給你燒點水喝吧！』娘也才想起：『餓了吧？給你做點吃的吧！心裏也不用忒不好受，既回來啦，就得說回來啦的話。』

周春貴一聲氣也沒哼，一個猛撲，闖進他自己的西間去了。

七 五百多個裏邊的一個

這一批南下幹部五百多，一路上人人都歡蹦蹦跳跳，一個勁地要往南趕，爲什麼唯獨周春貴開不了小差呢？他自己說：不鬧病不準出這個岔。

是這個原因嗎？不對！

他倒是病在道上了，害的是痢疾。大隊繼續往前走了，把他呢，交待給山東地面上的一個交通站，由他們負責照顧他；還給他留下一股子錢，讓他吃藥打針，治好病，跟着黨的『交通』，就能找到本隊。出發的工夫，高粱剛劈了葉子，他一治病到了陰曆的八月節。

八月節，天上的月亮圓，出門的人難免就要想起家來。

房東家的那個大閨女，十四的黑間就在外間屋裏剝開了餛子，還嬌聲嬌氣的問他娘：肉攪多少？嚙嚙是口輕是口重？周春貴聽着，心裏鬧癢的慌，睡不着覺。屋裏沒有點燈，月亮把窗戶紙照的透明。周春貴打開小包袱，取出那身新衣裳穿的身上，摸摸那對鞋，又摸摸那雙襪襪子，小針認細線，納的襪底真結實，脚心上還繡着一對雙套環。忽然照見鞋裏露出一個小紙角，掏出來

一看，原來是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撕下來的一片紙，上寫着：

『你刀南边，不要便心』

媳婦上過幾個月識字班，沒有錯，這是她寫的，這是她寫的呀！多暗也不讓人家瞧她的寫字本，想不到出門在外倒見了她的筆跡，一字一字寫得端正，簡簡單單越細嚼這滋味越深！

一條炕上睡覺的交通站長，嚙嚙一聲樂開了，他這才發覺人家早阻着他半天啦。交通站長對同志挺關心，問他：『周同志，你是不是鬧思想活動呢？』半天，沒有得到回答。人家又問：『那天我見你說南方的環境殘酷，你是不是……』他這才吐吐吃吃的回答：『環境多麼殘酷我倒不怕，俺們冀中鬧「五一」我也堅持過來了，即便犧牲了也是爲革命，不是嗎？我就是怕我的身子股志弱，到不了那裏！』交通站長忙安慰他說：『人病了最愛胡思亂想，有些右傾思想常常發生在害病的時候，趕到病一好，自己也會覺着可笑。周同志，你先安心把病養好，身子一結實，勇氣就有了。』

交通站長說完話慢慢地睡着了，可是，周春貴呢，睡不着。仰着臉，望着白光光的窗戶紙，直尋思：

『要說「不怕殘酷」，那是瞎話，女同志們都不讓過去，編制裏有地方武裝，那邊的環境不

定有多麼殘酷哩！

『兵慌馬亂，直鬧了這八年加二年，鬥爭是緊張的，工作是緊張的，再往前走，還是緊張的工作，緊張的鬥爭！』

『要是不南下，反正工作我還是幹，在本縣幹工作，不是一樣爲人民服務嗎？』

『對，這麼着，我就……』

周春貴的定盤星錯訂了！

八 摸了黑道

顛過來倒過去，他又盤算了好幾天，病也好利落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挨到半夜，仔細聽了聽交通站長的呼嚕響的挺勻適，小聲地叫了他幾聲，沒有動靜；這才偷偷摸摸地爬了起來，把被子搭到肩上，披上小包袱，蹣手蹣腳地推開外間屋的門；到了院裏，又輕輕地走到東窗根底下，東屋裏睡着三個交通員也沒有動靜，胆子就大了；好容易把稍門上的大門拔掉，小心地拽開一道門縫。

門外，漆黑的天，連顆星星也沒有。

現在，只要一邁步，就可以溜了。可是，他忽然猶豫起來。從門洞裏又走回院子裏，立了一小會，又從院裏走到門洞裏。這樣來回走了三四趟，最後——

『唉，走吧！』

說走就得快着走，交通站上的人們發覺，會找來的。快着走，摸着黑走，開小差的就得摸着黑走，轉了向？轉了向也得走，走遠了就追不上了。

可是——後邊，後邊……

後邊真的有人趕上來了！聽，棒子稽沙沙地響，秫稽沙沙地響，他們打漫地裏插過來了！不行，到高梁地裏躲一躲吧……

跑出了一身汗，弱身子股禁不住大秋天黑間涼颼颼的風，混身哆嗦起來，冷，好冷！嗓子眼裏一陣癢癢要咳嗽，『呃啞，呃啞』不行，咳嗽不得！

一陣大風過去了，棒子稽不響，高粱秫稽也不動了，原來是做賊心虛，開小差的胆怯。

『回去吧，這開小差真不是滋味！』

『不行，回去不得，交通站跟那邊天天有來回信，他們立時就會知道的，不能再回去丟這個人！』

「哥那話：即便不幹工作，家去只做活就有飯吃，只做活就有舒坦日子過。這啥家裏什麼也不缺了，只缺勞動力……嫂子會開分家的，丟下她一個年輕媳婦家怎麼辦？一個娘們家能做什麼活？……有了我，家裏的光景準得鬧它像個樣……再不然，買一輛自行車，跟南鄰家振江也似的，跑扯個小買賣……」

走，一直往北，一直往北，北邊是家，北邊有娘，北邊有媳婦，到北邊去安家立業過好日子……

可是，可是，可是——

「可是，我的組織關係——我的黨籍，是在南邊呀！」

二十二三，月亮正南，天頭明，有點子霧氣蓋着，白茫茫地晃眼，周春貴的衣裳叫汗水和霧氣濕透了，周春貴的臉上叫眼淚也濕透了。

九、緊急的「家庭會議」

周春貴開了小差，在外邊轉遊了半月才敢家來。回家的第二天早晨正睡着還沒起哩，就有本

村支部書記他們三個幹部來找他。區裏接到上級通知，知道他在半道上開的小差，因此，先打發村幹部來看看，是不是已經回到了家，好想辦法教育他。春貴的娘好容易把這三個村幹部請哄過去，打發他們走了以後，立時就召集一個緊急的『家庭會議』。

哥哥總是那股子鱷頭脾氣，說話老是那麼衝：『著我說，公開出來，怕什麼？來找也不去哩！着別人也幹幹，咱歇歇不行嗎？光興人家有人的香油白麵不斷頓。咱不興也學學嗎？』娘說：『學趙振江啊？一村子的人誰不損他？不行，你說的這碗菜，上不了桌面，對不起共產黨的事，傳出去多麼丟人哪？』媳婦眼裏噙着淚花才說：『反正往後啊，咱們人們都得煙一股落！』哥哥嘟嘟囔囔開了：『那麼着，你們還把他送的縣裏去吧！』媳婦把腦袋耷拉下去了，娘也不再言聲。

周春貴從被窩裏支起半個身子，有氣沒力地才說：『我不着你們爲難，我這還南下，十年八年不回家，只當我死了，你們也不用再想我。』他滿心滿意地想着，一回家準是娘疼媳婦親，誰知道剛一到家就澆上這一盆子涼水，心裏又臊又生氣，就說出了這麼一段沒好氣的話。媳婦到底是自己的親媳婦，聽他這一說，委委屈屈地啼哭開了。娘呢？娘說：『既回來了，就得說回來了的辦法，說那些沒用的話幹什麼呢？』

大夥咀（唸成出X）了半天牙花子，還是大嫂子想個主意，朝着他小兄弟媳婦說：『村

裏有的事兒們，常是一陣子熱乎勁兒，趕過了這個勁兒，日子一長事兒也就涼下去了！着我說，上你娘家去躲幾天吧。」春貴立時就說：「我不上她家去！」媳婦也說：「不行，俺們家裏那麼些個人，孩子們嘴又不嚴，街坊們又淨是進步人，一個人說你一句就噙不了！」娘也說：「不能再上親戚家露這個臉去！」她說着話忽然用手一指，那個大紅的迎門櫃上邊，牆上掛着一幅麒麟送子的畫，娘把那畫一揭，說：

「這倒是個好去處！」

十 世上方半月洞中已千年

那幅畫後面，是個攔燈碗、火絨火石大取燈兒、小針線簸籬這些零碎東西的龕兒。背面有幾排活動着的磚，拿鐵絲聯在一起的。把這幾排磚往裏一推，那裏面是假壁牆。人從這裏鑽進去，底下有個剛容一人寬的窟窿；再往下鑽，就有一個不小的地下室，一直可以通到村裏的大地道。這樣的設備，在冀中抗日根據地裏到處都有，是冀中各級黨政軍民在「五一」時期堅持對敵鬥爭的建設，它的名子叫做「地下堡壘」。周家這個堡壘，在那個時期，經常不斷地掩護着四五十個六

七個傷病員。周大娘在假壁牆裏擡着一條繩子，繩上拴着一隻籃子，籃子上有個小鈴鐺。鈴鐺輕輕地一響，飯送下去了，水送下去了，又熱又軟的饅頭餅子送下去了；鈴鐺輕輕地一響，溺盆子屎盆子提上來了。傷病員們從這裏進去，得到了休養；傷好了病好了，從這裏出來，又去跟敵人作鬥爭。敵人來搜查過好幾次，還把周大娘打昏過去了，也沒有搜出來。

這麼嚴實的去處，想不到四五年以後，又給自己的兒子使上了。那工夫他也鑽過這個洞，那是什麼情形，現在是什麼情形？那工夫周春貴雖然還不是共產黨員，可是，區裏的政委沈老頭，仗着他當個耳目，可以瞭解這村裏反動傢伙們的許多情況，叫他在『維持會』裏當個小跑腿的，實際上是咱們的積極分子。每回老沈一住上這堡壘，總得把他叫進去，除了問情況，有時也唸文件唸報給他聽；有時候，他倆就幫着衛生員給傷兵洗傷口換藥。老沈同志看待他真是比親父兒們還親，傷病員們也拿他當親兄弟一般，誰也說：『真是個好小伙！』可是，現在呢？唉，什麼也不用提了！

『咱現在是個黑人了，』他一羣思：『唉，黑就黑吧，反正是到了家了！』

地上，娘給厚厚地鋪了一層新乾草，抱進來兩床大被子，點上個黑油燈。睏了睡睡覺，悶的慌了看個三國演義今古奇觀，什麼『賣油郎獨佔花魁』啦，什麼『倒運漢巧遇洞庭紅』啦，看起

來倒也挺有滋味。喝水有水，吃飯有飯，小鈴鐺一響，萬事俱全。這日子湊合著過，也怪可以。可是，肉吃多了，膩；魚吃多了，腥；刻板的日子過長了，心裏就發煩，黑人鑽黑洞，到底那一天才能見天日啊？

心裏一煩，想頭就多了！

這洞裏雖說有三個氣眼，可是實在憋得人慌，挺潮濕的霉氣真叫人難聞！地上一會隆隆隆隆地大車過去了，一會蹣蹣蹣蹣地人的腳步聲音又過去了，洞裏什麼也聽的真真的！人們能那麼自由自在地在街面上走，咱就不能出頭？鈴鐺一響，才知道是晌午了；鈴鐺再一響，才知道是到了晚上了，別的什麼也不能知道！劉鄧大軍打的怎麼樣？這麼長的時間，南下的同志們早該到達目的地了吧？縣委張同志在動員會上講的話，說的對著哩：打過黃河打過長江，把全中國都解放了，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，然後一步步穩穩當當地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，到了那工夫，再也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的事，人人都勞動，人人都享福，這該著有多好呢！……這洞裏的沈政委，人家早調遠了，唉，他怎麼也想不到，『好小伙』會變成黑人！五六年的革命歷史，這一下算是毀完了！……入黨那工夫，發過誓：下級服從上級，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，終身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……這嚙咱也沒臉去找上級，上級也不準再要咱了！沒出息，沒

出息，怨自己沒出息……

半個月的工夫，見不到一點太陽。前半夜從洞裏爬出來，天不亮又得鑽回洞去；黑着進黑着出，黑人的心裏天天翻騰那些事，越翻騰越受不了！這一天半明子，臨鑽洞的工夫，跟他媳婦說：『這跟坐大獄有什麼兩樣？我寧願出來丟人也不受這份洋罪了！』媳婦說：『不行，他們三天來找你，夜個，三姨還到這屋裏來了呢！』

他沒回答什麼，進洞去了。

趕吃過晌午飯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鑽到假壁牆那裏，把腦袋往外一攻，頂開那幅麒麟送子的畫；正碰巧，他三姨也剛在這個時候走進屋裏來，四個眼對直了，倒把他三姨嚇了一大跳。

十一 哥哥樂了

三姨到底是個明白人，說是：『事情既出了，藏着躲着也不是長法，把身子股都越藏越弱了——看你那臉上，又黃又瘦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像個什麼啦！——先出來，把身子養結實嘍，再幹工作也罷，在家過晌也罷，總得先說身強力壯才能行啊！』

這幾句話挺頂事，一家子都同意了，周春貴就半公開起來。村幹部們聽他三姨把事一學，也就不緊着來找他了。區委接到村支部的報告，區委書記馬東林親自給春貴來了一封信。信上說，這些日子中心工作很忙，不能來看他；也是說，叫他先安心地把身子養結實嘍，以後見面再詳細談。

公開了，沒有事。慢慢地，周春貴也敢見村幹部和村裏人們了；慢慢地，也敢在自家門上立一小會了；再慢慢地，也敢趕着牲口下地了。只是一件：不趕集，也不串親，怕見着區縣幹部嘍沒話對答。因此，村北那七畝半挑道地，他就不願去耕，那條大道是通城裏的，縣幹部下鄉工作，區幹部上縣開會，誰也得過那裏。到村西耩那三畝麥子的工夫，牲口走到地頭，他總得把腦袋上的手巾，往下拉拉，拉的快遮住兩眼嘍，僞的是地頭頂着道，那是區幹部們進村的必經之路。雖然他這麼挑挑揀揀，做的活不算多，可是，哥哥已經够歡喜了。

哥哥是個當家的，當家人總有當家人的算計。耩完了麥子，耕完了地，就想着把東鄰家那壟磨買過來。他自己是個做油的把式，哥兒倆磨一冬油，又能賣錢，又有家裏吃的；落下芝麻醬，施的園子裏地裏，長好菜收好莊稼。春貴呢，自小也是做活的出身，只在家裏呆長嘍，也有過晌的心。他打算買一輛舊自行車，跟着振江跑滄州，倒騰個洋布洋襪子什麼的，一冬要賺它個一家

子的零花。哥猜得透兄弟的心思：他爲的是縣的本區裏的人們遠遠的，就說：『小春，磨香油吧，你光在家裏炒芝麻看磨，不用出門，趕集上店我的事！』這一說，對了兄弟的心，他答應了。可是娘又說了話：『咱們還是織口袋吧，家裏有現成的機子，這麼着俺們裏邊的人們，紡個口袋線，縫個口袋兀的，也有活幹了！』哥說：『不，這口袋走不出去，沒有光沾，弄不好還得賠錢。』一提及活過晌，哥就有了笑模樣：『我早給你們算計好了，光一家子大人小孩身上穿的，就够你們紡够你們織的啦！再一說，淘芝麻是你們的事，炒芝麻也得有燒火的。咱們還是磨香油。比方着說吧，就打着一天一套出三十一斤油，十天三百二十斤，一月三十天，三得三，一得一……』他指着胡蘿賣似的手指頭，算了半天，還沒算出個數兒來，他兄弟樂着說：『哥，不用算了，你還不知道嗎？開油坊是莊稼買賣，沒個賠只有賺，光落下芝麻醬就能賺錢。』哥說：『我怎麼會不知道？得把你們說信服哩，幹起活來才有勁呀！』兄弟說：『不用你動員了，哥！娘，咱們就這麼幹吧！』哥滿心滿意的樂了，娘也樂了，媳婦抿着嘴，囑囑自己挺着的大肚子也樂了。

就在這以後不多日子，周春貴磨香油磨得最上勁的工夫，縣委打發早先的三區區長，這階擔任縣委秘書的李光，來找過他幾趟，叫他上縣委機關去談談，他都拿話支吾過去了。

十二 他爲甚麼打媳婦？

可是，這一家子只樂和了兩三個月，一出正月，情形就大變了。

頭一個感覺到的是春貴媳婦。她覺着自己的男人變了，每天黑間他總要出去，一直得等到半宿才家來。一進屋倒在炕上就睡，問他也不理你。不跟往常似的，小兩口到一塊，總有些不說也可非說說不行的話。慢慢地，這人越來越不好『伺候』了，一天價抱著一本書、一封信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你要是問他，就給你發脾氣：『管得着嗎？』

越來越不像話，有一回忽然喝得稀泥爛醉才家來，娘也就看出來了，『這孩子怎麼變成這樣了？』問媳婦：『他看的是什麼書？』媳婦認字還不多，書面上八個字，她認的不準全對：『共產主義的人生「歡」』，也鬧不清是什麼意思，準是說的共產黨的事。

第二個感覺到的是他哥哥。看磨，他不好生給看了；牲口拿舌頭去舐磨盤，他也不管；把芝麻炒成糊爆味兒了，他好像沒聞着。

一家子都覺着他變了，問他可又什麼也不說給你，誰都納悶。可是，最受罪的還是他媳婦。

有一回，吃後晌飯的工夫，他媳婦給他盛了一碗白粥，端到他面前，這在莊戶人家來說，媳婦給自己的男人盛飯，是多麼平常的事。可是他把碗一推：『我自己沒有手？我不會勞動？我要人伺候？你造成我落後！』一碗才揭鍋的白粥，把他媳婦的手燙起了兩個燎泡。

還有一回，他媳婦正給快下生的小孩縫墊子，把他的一件破制服褂子鉸了，他家來一見，你說那脾氣有多大吧：『誰叫你鉸的？你打算叫我守你一輩子呀？你想着永遠不叫我穿制服嗎？』接着就擰開了脖子拐，打她的後脊梁。媳婦跟他爭理，還了幾句嘴：『你怨誰呢？誰是該着你打的？自己不尋思尋思，還有臉打人呢？』這一爭不要緊，他打的更邪了。娘和嫂子趕快過來，大聲的喝他：『小春，你敢再打，她快够月了，打下小人來，可是你自己的親骨肉啊！』他不聽，還想打。媳婦呢，也哭着嚷着不幹，娘和嫂子死拉活拽地，才算把他媳婦弄到東間去了。

周春貴爲什麼要打自己的媳婦呢？

周春貴爲什麼要打自己的媳婦呢？

十三 老主任開藥方

春貴媳婦才兩邊抱屈哩！在家裏受她男人的氣；到的婦聯會的小組會議上，會員們又都批評她，說她拉尾巴，特別是那幾個閨女們，說說話來才叫人難受哩！不管她怎麼表白自己，人們總是不信。『年青的媳婦一朵花，男人要出門拽住他，拽住他，拽住他，忘懷了——不打老蔣那來這個家！』準是那起子上學的閨女們，缺德損人的編出這麼個『聯兒』。春貴媳婦原本是貧農家的閨女，自小是個不錯的兒童團員；趕娶了以後，在婦聯會裏又是個積極分子，土地複查、擴軍、生產，幹什麼她也不落後。年上個春貴他三姨給她說過共產黨的事，她呢，也跟三姨要求了，想着在黨：『共產黨是給咱勞苦人們謀利益的，俺成天幹的就是這個，怎麼還不是黨員呢？』三姨也給支部談了，打算着吸收她，可是一出這件事就不再提了。婦會開改選，人們早嚷嚷着，要選春貴媳婦當副主任，可是這一來，也沒有被選上。

她越尋思越不好受，眼眶子裏濕了：這，不是淨吃了他的掛落嗎？都得怨他！都得怨他！開小差家來，還有臉打自己的媳婦呢？早要知道受這個罪丟這個人，怎麼也不留他。

春貴媳婦受屈不過，就去找老主任——他三姨去了。

支部書記趙立柱也正在老主任家裏談工作哩。聽春貴媳婦把那些事學完了以後，老主任挺嚴肅地朝着趙立柱說：『咱們開的這付藥，他是吃對了，可是他打人算不行！』趙立柱點了點頭說：『那你趕快把第二個藥方子開給她吧！我馬上把這些情形報告區委去，區裏正結記他的事哩。』趙立柱說完就走了。春貴媳婦鬧不清他們說的意思。三姨取過一塊新羊肚手巾來，親自替她的外甥媳婦把淚花擦了，才樂着哄着說：『要說他打你是志不對，可是，你知道，他這一打你，倒像是有出息了！』老姨娘說話太愛逗樂，春貴媳婦聽着，嘎嗤一聲，唾沫星隨着淚花迸出來了：『姨，我不同意你這麼說，怎麼打人還算是有出息呢？』

三姨把身子往前一挪，娘兒倆說了半天話。春貴媳婦這才明白過來，爲了教育她男人有出息，人家村裏區裏操了多大的心；這才更覺着自己應該真正的進步。三姨又告訴她，家走以後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：『不要覺着他打了你心裏抱屈。要想法去了他心裏那塊病，這麼着，管保咱小春，不光不再打你，趕以後還得給你作揖下跪哩！呵呵……』老主任又逗人樂了！

十四、一封信、一本小書

兩口子吵架，結不下死冤家，上半宿吵啦，下半宿好啦，去了個死心眼的，還說得勸一勸拉一拉，那才是個頭號的大傻瓜。

有一天，周春貴又喝醉了，躺到半宿才醒過來。媳婦還守着燈做針綫活，聽他一轉動，忙從棉重套裏摸出那把磁壺來，倒了一碗茶給他喝，水還是熱呼呼的。燈影裏，他瞧見媳婦脖子後頭紅着一塊，他沒把茶碗拿穩，洒了一被子水。他輕輕地叫：

『你過來！』媳婦過去了，『這脖子還痛嗎？』

男的那威風一倒，女的可就拿開『堂』了。你聽吧，這屋裏就跟下開小雨一般，淅淅瀝瀝地，光剩下女的啼哭的聲音了。男的呢，也陪着哭喪着臉說：『俺不該打你，可，你不知道哇，俺心裏成天比刀子剝着還難受哇！』

娘聽見啼哭趕忙着過來了。

春貴兩手哆嗦着，從懷裏掏出他常抱着不放的那本小書來，小書裏邊夾着那封信。他說：

『先給你們唸唸這封信吧。』

那信上寫着：

父母親大人：

又有半年多不給家裏寫信了，你們接到這封信，可能很驚異吧？我們的部隊開過黃河以南來了！我們過來以後，連着作了好幾次戰，敵人是稀鬆不經打，一打就是一個殲滅戰，那一回也是活捉的比死傷的多的多。家裏不用結記我，我身子挺壯實，戰場上的子彈是淨找那胆小之人的。我們活動的地面挺寬，已經在這裏完全站住腳跟了，還要積極向前發展。全國的形勢越來越好，我們這個地區也要更加鞏固。

我們目前暫時做着地方工作，幫助當地羣衆翻身。羣衆待我們太強，使我們想起咱家裏人們擁軍的情形來，軍隊老百姓真是比一輩子還親啊！滿天下勞苦人們和勞苦人們的心都是通着的！什麼也跟咱家鄉一樣，只是氣候和風俗習慣有點不同：這裏，較比咱們那裏暖和，人們都睡床不睡炕，聽說穿上薄棉襪就能過冬；雨水較比多一些，可是不像咱們那裏淨鬧討厭的沙土風；地裏的出產太富，老百姓們有句俗話：『二畝坐着吃，三畝躺着吃』，種稻子的多，也有麥田。我們過來以後，差不多常吃大米，吃慣了覺着倒是比棒子麵小米好吃的

多有時候也能吃上白麵嘍。

我最近升上營教導員了。今後更要專心一意地爲人民而戰，不能親自侍奉老人，好在有咱二兄弟在家，村裏對軍屬們照顧又挺不錯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牛他娘，你還應該進一步學會做全套子活，婦女參加田間生產，是黨的號召，光榮的事，咱們要爭取一點也不需要村裏照顧才好。

別不多寫，問家裏大人小孩們好，問村裏幹部們和鄉親們好。此致

敬禮

男

王強（小名大山）

王強
之印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（大山是三姨家的大小子，三姨收到了這封信，就叫他外甥春貴來唸給她聽，唸了以後，還叫他寫一封回信。姨說：『小春，你給寫上：着他一心一意打老蔣，幫結記俺們老兩口，家裏真是翻過身來啦！他爹——那早就不願活着的老傢伙，這咱有梁溝裏都有了笑紋啦，俺們老兩口子閑着沒事，還捉迷藏玩呢！你猜怎麼着。那天俺到南屋裏去抱草，一個側不楞着草壓的身上了，那

老傢伙見俺半天不出去，就找的裏邊去了，俺索性把草胡拉了胡拉，他就沒找見，直着個大呼喚，嗓子才喊呢：『大山他娘，大山他娘！』俺這一樂他才看出來……啊，這事在信上寫不合適？那你就光寫吃米不能忘了種穀的人，把咱共產黨抱得緊緊的，朝上走，千萬可別走下坡道……呢？小春，你這是怎麼啦？腦袋疼嗎？要是這些莊稼話不好寫，你就寫上你們的字兒話吧！』

燈影底下，春貴唸完了信，又想起那天寫回信的事來，心裏着實難受。他媳婦就問：『怎麼啦？又尋思什麼哩？』這就是老主任給她開的藥方，故意地逗問他：『這本小書上說的是什麼呀？誰給你的？』

不提這本小書的來歷還罷，一提起來，周春貴跟瘋了一般，死勁地拿拳頭撻他自己的胸脯。這也正是他爲什麼打媳婦這個問題的節骨眼。

十五 「離了黨忒想黨啊！」

這本小書，書名『共產主義的人生觀』，是他上區裏的那天，縣委宣傳部叫區委書記馬東林交給他的。

沒上區裏去以前，周春貴怕去，怕人們笑話他，趕他三姨硬把他送的了以後，想不到到了那裏又挺捨不得離開了。老伙計們見了他，平平常常的，還跟過去似的不是怎麼熱得燙手，也不顯格外的冷淡。本來嘛，在革命工作的崗位上，同志們到的一塊，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外表上看起來，平平常常冷冷淡淡，顯不出一點親呀熱的來。可是親熱勁就在那裏邊哩：有這麼一個『集體生活』，就好比一座鐘錶，大大小小老麼些個輪子聯的一塊，說開動都開動，少一個也不行。說苦真苦，說甜真甜，就這麼一天價又緊張又高興的工作着，同志們，心跟心是透明豁亮地通着的。什麼艱苦困難都拿這個集體力量來戰勝，每個人對人民都有貢獻，都有創造。俗話說得好：患難之交恩愛深，經過共同的鬥爭，才更覺着同志之間真是親熱；又道是：自做的飯格外香，自家的兒女格外親，工作中有自己的創造，就格外覺着高興。這輪子越轉越歡，每個人越鍛鍊越進步，越進步就越覺着親熱，越覺着高興。現在呢——周春貴又回到這個環境裏來了，這樣的生活他志熟悉，一來到這裏，就覺着自己好像還是這區裏的幹部，人們呢，也沒有拿他當外人看待。可是，認真的說，要比起從前來，總還是有點不同。人們那眼可怪哩，有的呢，醫生看病人似的，老盯着他；有的呢，瞥了他一眼，回頭又瞥他一眼。大家說話都不多，沉沉悶悶地呆了一會，都忙着到北屋開會去了，光丟下他一個人在南屋裏。他這才覺着，自己已經不是這『集體

生活」裏的一員了，一下子，好比掉在深井裏一般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理，沒有比失了羣的孤雁更難受的啦！

幸虧財政助理員趙持久，因為要突擊工作，沒有去參加那個會，他喊着嚷着進來了：『老周，你給咱打打這個算子吧，這表格真不好統計，又是自然畝，又是新畝，分着算對咧，噲，合成一堆又錯咧，咱可鬧不了這個！』周春貴打的一手好算子，整個三區，連村幹部們不差麼都知道他是個『鐵算子』。他細看了看老趙拿來的表格，才知道是統計全區的水旱地畝、產量、種植各種作物的面積。他把算子一摞，有的是村裏填錯了。有的是老趙算錯了，他重新鋪開一張白紙，算一項記下一個數，還跟從前一樣的工作起來。

忽然，有人到院裏來叫『孫區長』，正在北屋裏開會的孫大水，答應着出去了。周春貴把大姆指停在個『四』上，驚奇的問老趙：『怎麼？大水當上區長了？』趙持久說：『敢情你還不知道哩？李區長一調就升的他。還有耿家營村長老耿一來就替了你的角色了。這咱咱們區裏添了不少新幹部，淨是打村裏才提拔上來的。』『剛才見着的，大槐樹莊那個支部書記，他担任什麼？』『區委組織委員兼副書記。』『好傢伙，他怎麼一下子提拔的這麼快？』趙持久挺服氣地說：『上級倒是有眼光，人家不光黨性强，羣衆觀點強，也真是有能耐，待同志也不錯！』周春貴

說：「他還是那年鬧大減租，我發展的他呢！」趙持久也挺感慨的說：「可不，咱們這幾個老幹部，還不如人家呢！老周，不瞞你說，他這一提拔上來，我就覺着自個志抱愧！」略等一等，他又接着說：「老周，你這一回出的這事，你自己個也不能沒有檢討吧？這裏同志們一提起你來，都說你犯了這樣大的錯誤志不應該，你的蛻化思想志嚴重了！有些同志認爲你，拋棄了階級立場，動搖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；有的同志認爲你，這一脫黨逃跑，等於對敵人妥協，對自己是政治上的自殺……」趙持久沒有再往下說，周春貴紅着臉呆了半天，又打起算子來。一上一、二上二、三下五他去了個「四」，六去了個「九」才進的十，連着算錯了三次，他不好意思地立起來說：「呃，歇會再算吧！」

炊事員一嚷開飯，北屋裏也就休了會，大夥吃起飯來。人們沒把春貴當客來待稱，飯還是平常的小米乾飯熬菜湯，也沒有人奇怪：「怎麼不給老周另做點吃？」一說吃飯，大家一窩蜂地擁的伙房裏，拿碗的拿碗，盛菜的盛菜。趙持久順手遞給春貴一雙筷子，春貴自己盛的飯和菜湯，跟大家一塊蹲在院裏吃起來。也有人捧着飯走過來，把自己碗裏的幾根蔥青椒撥給他幾根的；也有人知道他愛吃鍋巴，從鍋裏瀝出來一大塊，分給他一半的。周春貴覺着，同志們對自己還是親的啊！可是，吃到後來，他又覺出那不同來了：好像人們都有些話要跟自己說說，準是要說那些批

評話吧，這從人們的眼光裏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；可是，一到湊近了他，又跟有什麼不對付似的，立時就走開去了。不像早先，說什麼話也不需要留『結子』，現在呢，現在這『結子』反正是有了！他心裏直洩氣：『這能怨人家嗎？』

好容易把這頓飯吃完了。馬東林抽出一點工夫，叫春貴上他屋裏談談去。

一進屋，春貴就拿兩手把馬東林的手攔住了，跟擰轆轤把一般，把老馬的手攥得生痛，半天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馬東林把手抽出來搭在他肩上。他全身緊張，心直跳，慢慢地，又摺住老馬的手，這才哆哆嗦嗦地說：

『馬政委，離了黨可不想黨啊！』

十六 社會是前進着的

周春貴從區委那裏拿了那本『共產主義的人生觀』，回來的道上，一邊走一邊尋思：要說娘和媳婦待咱真是一百一，沒有說的。可是在家裏這麼呆下去，總像冬天太陽地裏晒暖，越晒越悶呼呼地懶得不行；跟黨內的同志們相處呢，那個熱勁就好比汽車點着了油，它心裏非想着往前

走不可。咱革命革了這麼些年，這一下就算完了嗎？剛才跟馬同志提到黨籍問題，他說，得由縣委來作決定，這不是碰了個軟釘子嗎？他還著着實實地把俺好批評了一頓！這還有什麼希望頭？這該怨誰？怨自己？不！怨害病？不！要是沒有娘和媳婦，我哪不敢去？

周春貴錯擇了這股勁，回到家裏，見着娘和媳婦滿心眼裏不痛快。娘，他不敢吡噠；媳婦呢，活該她倒霉，閃開脖子，拐打她後脊梁，他媳婦就受了大罪了！

說到這裏，才把他爲什麼打媳婦的緣由說清了。

這天黑間，燈影底下，他心裏有了反省，把上面這些心事，跟娘和媳婦學了個大概。娘說：『這才冤呢，怎麼是俺們的過咳？你走的工夫，俺們攔你沒有？你家來了，俺們就覺着志對不起共產黨，臉上挺不光彩！你沒見村裏人們把咱們入的趙振江那一夥裏去了，說什麼：「北周南趙，一胎雙胞，說打老蔣，往後就搯（跑）！」還有那些說不清的冷言冷語，叫人多麼難受！』媳婦也說：『人們打算選俺當幹部，也沒選上俺，你還打人哩！』娘又說：『孩子，你願意還出去就忙出去吧。』媳婦也說：『你走，國家沾光，家裏人們也沾光。』可是春貴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俺們組織上準不要我了！』

這一宿就算這麼過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村裏忽然熱鬧起來，搭彩牌坊，擺茶水桌，說是今天要過隊伍。不到晌午，隊伍果然來了，先過的一大批馬隊，緊跟着是二十多門大砲，後面才是數不清的步兵，洋鼓洋號頭前引道，村裏的音樂會秧歌隊就不抵人家吹打的熱鬧。直過到後半晌才算過完。你聽吧，大街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淨唸叨這個的：有的說，你看咱們的隊伍有多棒啊，繳公糧怎麼不得繳好的！有的說，八個騾子拉一門大砲，你看那砲是什麼砲，騾子是什麼騾子！有的說，反正要沒有這麼多青年小伙子去參軍，這些美國砲橫豎你弄不了來！——說這話的老大娘準是個軍屬，她又說——俺們二小這砲也上的砲隊哩。

周春貴看着過完了隊伍，往家走，心裏正不大好受哩，聽了這些話更不自在。人們一見他過來，有些人就招呼他。快嘴劉鬍先說：『小春，你們那一回南調，沒有這麼威風吧？』春貴只『嗯』了一聲。那個軍屬老大娘就問：『你怎麼回來哩？』『我因為半道上害病……』老大娘撇着嘴扭過臉去了：『哼，南邊志遠嘍！』周春貴不敢跟她爭論，想着走。劉鬍把他攔住了：『這踏你又不揀小背包了，還那麼忙嗎！』春貴只好還呆下來聽他說，『小春，你要是不家來的話，好好地再幹下去，工作越幹越強，羣衆越來越擁護你，不鬧個英雄也得當個模範，你看剛才那些戰鬥英雄們，騎着白馬掛着大紅花，多麼光榮哪！你才冤呢！』劉鬍的孫子四妮是個挑皮鬼，攔

著春貴混身亂摸『春叔，你那桿小橈子呢？』春貴對誰也沒有理，一扭身就走了，人們在背後直嘆氣。

剛走進家門口那條胡同，又碰見南鄰家的趙振江。趙振江這個人，村裏沒什麼人待見他的；可是周春貴跟他，因為兩個人都是開小差家來的，開初那一陣子，氣味相投，經常到一塊說話，後來，才又慢慢地疏遠起來。這會兒一見面，趙振江死拉活拽地非把春貴拉進家去不可。他準是這趟投機倒把的買賣又賺了不少錢，顯着格外高興，燙上一壺酒請春貴喝。可是，今天的情形大不一樣，春貴不喝酒也不言聲。趙振江就打開話門了：『難受什麼，過隊伍讓他過吧，咱們不革命，革命也能成功。爲人民服務，咱們爲了人們這麼些年，還不該着人們也爲咱服點子務嗎？喝酒，春貴！』春貴把臉兒貼在桌面上，說：『要是人人都幹，還有這麼大的隊伍嗎？振江，咱們還應該再出去工作才對。』振江一氣喝了三大盅酒，怪聲怪氣地笑着說：『哈哈，你那大夢還沒醒過來啊？你說，在外頭那麼東跑西顯的，到老了怎麼辦？誰還管你？』『咱們共產黨總得管。』振江『哼』了一聲，又連喝了幾氣。春貴說：『反正俺不肯這麼稀里馬虎把個黨籍扔了！』振江說：『黨籍？你還不覺壓的沉得慌嗎？』春貴一聽這話，立時抬起頭來：『怎麼？你說的什麼？』振江拿筷子敲着拍子說：『共產黨，共產黨，在了黨入了套！』春貴聽的一下立起

來了，大聲地說：『振江，你說這話我可幹！共產黨領導人民幹革命，爲人民謀利益，多陷害過人啊？我這回脫黨，得怨我自個右傾，家庭觀念深。』振江撇撇嘴說：『反正我從來也不想加入黨，這麼着多自在呀，吃點喝點樂三點！』春貴實在有點忍不住了，說出來這麼一句：『不是好樣的，共產黨還不要呢！』振江一聽，立時瞪圓了兩隻大紅眼：『這麼說，莫非我是壞蛋嗎？』春貴不言聲，振江接着又哼了一聲：『我看你呀，你附了共產黨的體了！』春貴不能再忍耐了：『你這簡直是誣蔑共產黨，你簡直還是個流氓！敢情你當僞軍受解放，還沒有覺悟過來呢！』振江說：『你進步，你覺悟，你爲什麼也跟我這流氓分子學呢？去吧，過你那官兒癮去吧，人家共產黨還希罕你這個寶貝蛋呢！』這句話更刺春貴的心，氣的他就跟喝醉了酒一般，從脖子根一直紅到腦門上，大聲的才嚷呢：『我去，我就是要去，我已經打定主意了，上級不恢復我黨籍，我也是要幹到底，叫我學習就學習，准我南下就南下，你這個落後傢伙，你有什麼資格也敢笑話我！』

整胳膊蹬腿，兩個人眼看着就要動手，幸虧兩家的人們趕忙着過來，各家勸着各家的人走了。

十七 他鐵了心了！

第二天一清早，哥哥在門外套車，正要上地裡送糞去。周春貴揹着被包出來了，後邊跟着他的媳婦。他三姨和趙立柱也正好趕到。

「哥，就這麼着啦，什麼話夜兒後晌也都說了，你多照顧着點家吧，我這就走呀！」
「娘，你們不用再結記我。趕她養活下來，是小子是閨女給我捎個信去吧。」

他回過頭來朝着三姨和立柱笑了笑，三姨和立柱也跟他笑了笑。娘跟他們說：「這可就鬆了氣了！」

哥哥拿眼睜準了他，沒有作聲，心裏話：

「這人真是，鐵了心了！」

周春貴沒有再回頭就走了，一直走向家門外頭的那條大道，那是條奔縣委機關去的大道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半脫稿

57.7
18.4-7

基本定價 1.40